



【散文诗】

坐世 (六章)

◆司念

和不耐烦。
风挨着风，彼此相依为命。
尽管许多事物敌不过时间的覆盖，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但风继续吹，让草木的生长暂缓，让树上的果子带着不舍坠落，让美凝固一个人的呆滞。
侧耳听风，我听到了让歌声飞奔的要诀。我对光阴的纠缠是与一堆心思的纠缠，我看到的人一律都是眼神上扬的幸福。
风似乎没有过不去的坎。
我更喜欢风与风，一路上不断相互拍打着对方，总共有多少愉悦，要让它们用那么多的拍打，把内心的所有的话语——说完。
在有月光的窗前，夜空经常出现许多诱惑的光，还有很多神秘的声音。
其中诸多空白，都由呼唤做出填充。
尤其是当雨后，一颗笑眯眯的星辰可以引发一场星空的合奏，我迷恋它们已经唱出和未曾唱出的所有。
遥望天际，我看见那些漂浮之物消失在夜晚的闭合里，轻盈地，逐渐地。只有扎根之物更亮，比如树，它的一片叶子满身都是光彩与生动，还有一颗果实坠地的声音，那么忧伤，又那样悦耳。

它那么幸福，一个身影就拥有世上全部的寂静与喧嚣。
池塘曲线
家门口那口池塘，蓄满一身的星光。在我的童年里，到处都有动听的声音，到处都是明亮的诗句。
云霞的裙摆流落水面，小飞虫的妙动越看越美。
仿佛安排好了似的，美，从来都是安放在最美的地方。
我有幸福，我拥有水的微澜，我有理由陶醉和迷失。拥有一湾碧水的美，一定会拥有浩瀚的音响与丰富的影像。
风跑过来，贴着水，天空努力赠给它更多白云。
云朵那么白，飘着飘着，就把蓝天一起带进水里，波浪就一漾一漾地幸福。
波浪是在搬运什么呢？不知道，任由你去猜想。
这是最美妙的曲线，就连迷失也是那么美妙。我的小小的脚丫，每挪一寸，眼里都有美在诞生。
蝉声悠悠
桑树旁小河里流动着蓄存的半个月亮，蝉声就从这里开始，一个高潮连着另一个高潮。
一只蝉，从一截枝条开始，它

祖传的歌喉，让另一截枝条和着节拍摇晃。
麦田开始黄了，稻秧刚刚破土，所有的人嘴角上扬，弯下腰，都是黄金与宝石。
蝉声此起彼伏，忽略了角色与身份，却充当了乡村生动的诱饵。
蝉声再叫，我看到：苍老的奶奶，眼角上有了很难察觉的亮光。
蝉声再叫，村庄就斜到诗的最美妙之处。
蝉声再叫，风就像孩童，越跑越欢也越跑越远。
栀子花开
把绽放做成闪亮的美，任何一个插曲都暖。
她躲闪，溢出最香的心思，摇动的身姿超过舞蹈。
姐妹似的花，一朵接着一朵，一朵比一朵妖娆，她们的起承转合是如此有滋有味，背后一定有一个神灵在照拂这一切。
天空退回到天空，给出几朵白云模仿花朵。
一切是那么美妙，幸福女郎，一个又一个来临。我没有说话，但嗓子里尽是咕咕的欢快鸟鸣。
春风，正在把一点一点的蜜糖加到诗意盎然和恰到好处。春风一边奔跑，一边放出好多光亮还有芬

芳，并且临攀诸多事物，把空出来的地方留给孕育。
你目不暇接的，树可以帮你一一欣赏。包括把河水新生的鳞尾嫁接到灵动；包括将雕花的窗户又喜爱一次。
春风正在翻山越岭，携带的都是我们想要的最好的东西。
小河淌水
一条小河，是小女孩一样的欢快。幸福，美丽、干净。
通过它细长的蜿蜒，我到达一朵花前，不仅仅是花，而是姐妹。
花丛，从来都是我的神，那芬芳的一切，我确信，肯定会在芬芳中。而且肯定一律带着晶莹的朝露。
翠绿的嘉禾和我一样，久久地竖着身子。
火红，从来就是不熄的喧闹，尘世可以寂静，我却看见火红外围的一切，比如草木、比如石块，都在收拢肢体或者故意退回身躯，貌似休憩，实则是陶醉。
一条小河，一条微红透明的蛇，无声、强劲，每天带着乡村和晚霞飞行。
起伏、弯曲，渐行渐远，正是我想获取的动荡中的生动。

【诗歌】

旗帜 (外二首)

◆胡品选

从黄浦江畔石库门中
打出一杆鲜艳的旗帜
长夜漫漫里
唤起一个民族的觉醒
秋收起义践行中国革命的原理
南昌起义预言武装夺取政权的艰辛

井冈山
初生的苏维埃在战斗中成长
遵义城里
拥戴高瞻远瞩的领袖
中国革命从此摆脱噩运
延安是敌后抗日的大本营
统一战线和游击战开展的轰轰烈烈

三大战役
奠定全国解放的基础
理智与冷静在进攻前敲响警钟
西柏坡的命题
每个赶考的人不敢掉以轻心
天安门前的欢呼
人民的胜利开天辟地
维护和平正义
打下朝鲜战争后的建设环境

励精图治
围绕经济大局
改革开放吹响全面发展的号角
中国特色的蓝图翻开新的一页
联产承包农业丰收
特区建设突飞猛进
全面进步欣欣向荣

新世纪新时代瞄准新目标
国力增强民生改善
生态保护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的理念用扶贫攻坚夯实
航天成功
航母入列
高铁四通八达
抗击疫情保障人民生命健康

光辉的旗帜下
聚集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镰刀与锤头的精神筑起崇高的信仰
行动和思想为祖国为人民奉献
坚强意志继续着强国复兴的梦想
核心力量带领人民戮力同心
再创辉煌

信 仰

只能用心脏
和血的颜色来表明赤诚
在左侧上方
是锤头和镰刀的重心
醒目是对黑白
是对其它色泽的抗拒
对几个世纪的苦难颠覆解脱

以一颗金子般的热情领跑
在紧要关头出生入死
牺牲的群体用精神高擎壮丽
传递旗帜的人
面貌和旗帜一样火红灿烂
信仰组成的队伍
看不对头也看不到尾

这七月的光焰
映照出长城的气势伟岸刚劲

征 程

这一路万水千山
布满荆棘布满冰霜
夜路崎岖走的很难很长
面向黎明的春天
然后一个崭新的身影
在前方迎接

风雨相随
坎坷不曾消沉驯服
不曾因荣耀麻痹松懈
团结追求矢志不渝
当又一个秋天来临
新时代的高铁准时出发
勤劳与智慧驾驭现代化境界
理想和努力携手共进
路依然很长……



【人生】

恩师走好

◆何新年

千千万万的海人不倦的身影几乎一样，他们都是我们青春的摆渡人，陈老师就是。
陈老师走了，同学群里一片哀悼和叹息。连续多日，我的心像是灌了铅，异常沉重，思绪也不由得飞到了40多年前。
1970年代后期，是我读初中的时光。当时我就读的初中，其实是我们当地一所有木板楼的小学附设的初中班，时称小学“戴帽子”中学，教我们课的老师全都“赤脚”。刚上初中那会，半天上课，半天劳动成了我们在校学习的常态。
1978年，随着国家高考时间的调整，我们在初中二年级多待了半年。那年春季，教我们语文的换了一位新来的老师。他30岁模样，个高，消瘦，头发稍微卷曲，额头敞亮，一双眼睛似乎时刻都在说话，整洁的中山装左侧衣袋上始终插着一支钢笔。新来的老师姓陈，名昌旺，老师们说他是镇上人，吃商品粮，以前是一名油漆匠。
大概过了个把月，同学们私下议论：陈老师是个很有文化的人，上课就是不一样。记得他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一下子被迷住了。他不仅嗓音清亮，字如其人，而且教语文让我们觉得不枯燥。一篇普通的课文讲授，他融入了不少相关的人文和历史，娓娓道来，生动有趣。
那时候，我们害怕写作文。记得一次他带我们上山给茶园拔完草后，布置了一道以《茶园除草》为题的作文。当看到我们个个面露难色时，他耐心给予启发：作文就是讲真话，写真事，茶园除草你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然后就将这些有条理的写下来，但不能干巴“记账”，比如说茶园景色美，为什么美，要写具体点等等。随后，陈老师还带头动笔写这篇作文，并念给我们听。打那以后，每次写作文，陈老师都跟着“下水”。老师们说，陈老师爱好文学，经常有散文在《安庆报》发表。
也许是受到陈老师的文气熏染，我对语文的兴趣渐浓，每次语文课堂答题，我都第一个举手；学校黑板报，常有我写的“豆腐块”。我爱听广播，爱学普通话，课堂上朗读课文，陈老师总让我领着大家读。得益于陈老师的“宠爱”，1978年冬天，我有幸和班长一起到区里参加了全县初中生语文竞赛，虽然没能拿到奖，但我终身难忘，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乘坐客车，第一次走出大山，参与挑战。
后来才知道，陈老师对我的“宠爱”还因为我的家庭情况。我幼年丧父，母亲体弱多病，是奶奶将我们姐

弟三人养大。由于家里挣得的工分少，分得的口粮难以糊口，生产队里常有人在奶奶耳边“吹风”，让我停学回家放牛挣工分。一家人犹豫之际，陈老师来到我家，和奶奶谈心，并说如果不让我读书太可惜了。一席话让奶奶不停的抹眼泪。
临近中考的那一年，陈老师任班主任，我当上了班委会的学习委员，由此我更加领会到了陈老师的良苦用心。当时他给我们讲数学家陈景润的事迹，勉励我们发扬刻苦攻关的精神，迎战中考。那年月，考取中专意味着能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为此同学们大多暗暗较劲，我自然也不含糊。昏暗的煤油灯下，我常常看书做题到下半夜。可能是熬夜的缘故，一次上课时，我竟然睡着了。当时陈老师走到跟前，示意我的同桌方同学不要弄醒我，并与同学们说，“攻关”辛苦了，让他睡会吧。事后我愧疚了好一阵子。幸好我没有辜负陈老师的一片苦心，中考我如愿过关，考取了一所师范学校。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陈老师还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好几百块钱，为我上学送了“红包”。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让这些美好的品质得以传承。陈老师的月工资仅有27元，据说他当时的身份是顶编代课教师，老母亲、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全靠他一人养活。镇上的人没有田地，一切都得花钱买。为了养家糊口，每逢假期，陈老师都重操旧业，干起油漆活。他爱读书看报，还爱抽烟，经常叫我替他去买香烟，有时钱不够，只得买几根“江淮”过过瘾，那时大队部商店为方便社员，香烟可以拆包零售。
几年后，陈老师考上了国家教师，随后调往镇上的中学任教。数十年来，他不慕名利，甘为一名普通教师，耕耘教坛。他那宽厚正直的为人、出色的教学能力，在当地有口皆碑。
陈老师的家在皖河边上，那流淌不息的皖河水带走了如烟岁月。
退休后不久，陈老师和老伴离开皖河古镇，前往武汉，与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年逾花甲，本该乐享天伦，岂料病魔缠身。难以想象，以其瘦弱的身躯，是如何与死神抗争了10多年？
我们并非生来就拥有特定的人格与理想，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等于追随什么样的人。感谢陈老师一样坚守着道德、个性与勇气的老师。无奈疫情，我未能去武汉送别陈老师，只得默默祈祷：天国之路，恩师走好！



五月留痕

◆储刘生

农历五月，天空高远，微风不燥，阳光正好，雨水正好，蛙鸣正好，芒种正好。
五月的故事，农人说得最清楚，讲得最真切。农人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点点滴滴都毫无保留地倾诉给庄稼听。庄稼也最懂农人的心，听得最入迷，喜不自胜。泛起更浓烈的愿景，心里装着都是沉甸甸的金黄梦想。
农人天生的都是音乐家，乐器高手。他们从几千年来的农耕文化中得到启迪，从祖祖辈辈口手相传中得到传承。他们知道什么季节唱什么歌，什么样的场景该配上合适的音乐才对。
不信，你且看，你且听。
天蓝得透彻，一朵棉花状的云团独享苍穹，驾驭着整片天空。蓝天下麦田里密不透风，饱满的麦粒都是诗句，书写着成熟的诗篇。风徐徐带着庄稼人的夙愿从麦子头顶经过，丰收的气息更加浓重。麦秆晃动，麦浪沙沙，亿万根麦芒打着节拍。古老不变的曲谱，动听的声音让农人激动不已。
农人附和着，用镰刀拨动着每一个音节—嚓！嚓嚓！嚓嚓嚓……弹奏出丰收的乐章。兴起之余，农人胸腔激荡，放下活儿，站起身来，扯开嗓子。就听麦地里响起：“姐在房中打牙牌，郎在外面走进来，看妹妹打牙牌。天牌好像那梁山伯，地牌好像那祝英台……”农人的妻子听着小调，满脸都是幸福、陶醉。农人经常给自家的女人唱歌，女人觉得自家男人的声音是这个世界上除了孩子喊自己妈的声音以外，最好听的了。女人脸上露出了笑容，一片被风吹过的麦子也露出了笑容。女人挥舞着镰刀和着拍子。麦秆收割的声音，摩擦的声音，自己男人的歌声让女人的世界一路阳光，都是甜蜜。
农人刚唱罢，隔着几垄田的一片被收割的油菜地里，一位正在翻地的农人也兴致盎然的唱道：“金牌和银牌，闲言去丢开，听我唱本祝英台，山伯访友来……”
和农人一样幸福的还有很多，如：野鸡、喜鹊、燕子、蒲狗、田鼠、青蛙等。尤其是麻雀，

一大群。一会儿飞到这块麦地，一会儿又飞到那片麦地，就像一群淘气的孩子，总有吃不完的零食。
出门在外的人总是守望着故乡，一年四季如此。总有一根线让人牵连着家，尤其是过时过节更多的是望眼欲穿，归心似箭。
端阳节放假回家，田里新秧已经活棵，嫩绿喜人。邻居还在新打的田埂上种黄豆，泡桐树长出了宽大的叶片，覆盆子，野草莓，秤砣红得让人垂涎欲滴。菜园里黄瓜、五月梅已经上架，豌豆藤已经枯黄，西红柿也已结出了指头大小。一棵棵母亲留作种子的莴苣笋长得像一棵小树，蓬松开来，枝头密密麻麻结满了种子。
我在屋前屋后走着走着，这是我每次回家最喜欢做的事。无意间在门口的“村村通”公路边石坝上发现了一丛半夏，我很激动，高兴得像个孩子。我急不可耐地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家里人。我肯定这丛半夏是我以前栽种的那些，后来修路损毁，它们就随处安身，大部分被埋在了水泥里，也只有这些很幸运，在五月里有了自己的模样。
老家中药材种类1000种以上。记得小时候想赚点零花钱就去挖半夏卖。在油菜地里，在小麦地里去找，去挖，收益还是很可观的。也曾为了好玩到山上去挖过桔梗、苍术、柴胡、百合、沙参等药材。别人都是满载而归，我好不容易挖了几棵，洗净晒干不够上称，就把这些药材都栽在屋边的石坝上，还是觉得不甚满意，就又栽了些半夏。一到盛夏，百合开出白色的花朵，桔梗、沙参都开出紫色的花朵甚是惹人喜爱。
百合花多半在含苞待放之时就被一些过路的有心人采摘去，插在玻璃瓶里或送给心爱的人还是插在玻璃瓶里。那时候人们舍不得花冤枉钱去买花瓶，都是废物利用，把空酒瓶注满水当花瓶，既简单又实用，不像现在花瓶比花好看，有喧宾夺主之嫌。
人因花快乐，不会因花凋谢而哀愁，长吁短叹。花一度一度地开，年年常新，人也常新。花开了15年，15年赏心悦目，15年美感留痕人间。